

# 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

和红梅

**内容提要**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不仅给孟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也给我国地区安全与稳定和“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该地区的推进带来了隐患。本文将从民族国家建构及其全球化场域的视角,探讨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的成因。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出现与恶化,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基本契合。缅甸政府未能在基本制度层面解决好国家与少数群体的关系、合理构建国家认同、妥善处理殖民遗产、有效管理族群冲突以及平衡好地区少数群体与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等因素,都对罗兴伽难民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政治和国际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也对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升级或加剧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关键词** 民族国家构建 少数民族 罗兴伽难民 冲突

近年来,缅甸罗兴伽难民危机持续吸引着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从国内来看,李晨阳较早关注到缅甸罗兴伽问题,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缅甸罗兴伽问题的文章,<sup>①</sup>初步介绍了罗兴伽难民问题的由来及现状。何明、陈春艳则从后殖民理论的维度,对罗兴伽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sup>②</sup>林锡星从孟缅关系的角度对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sup>③</sup>此外,郭秋海则从身份构建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缅甸国内的罗兴伽难民进行了解读。<sup>④</sup>

从国际上来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对罗兴伽问题予以积极的关注。以色列学者摩西·耶加尔在其所著的《缅甸的穆斯林:对一个少数群体的研究》一书中,从历史的视角对罗兴伽难民问题进行了研究。<sup>⑤</sup>41年后,詹姆斯约·瑟夫桑切斯出版了《缅甸与罗兴伽穆斯林》一书,对罗兴伽穆斯林的历史、民族志、民族源、语言政策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sup>⑥</sup>梅丽莎·克劳奇则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缅甸的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并对缅甸的族群与宗教问题进行了研究。<sup>⑦</sup>卡资·法米达·法尔扎纳对罗兴伽难民的身份认同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主要着眼于孟缅边界地区的罗兴伽群体的生活,并阐述了国家如何参与身份建构,以及如何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而操纵身份认同的。<sup>⑧</sup>

本文将从民族国家建构及其全球化场域的视角,探讨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的成因。缅甸政府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社会文化调查研究”(15ZDA068)以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云南境内非法滞留的罗兴伽难民群体研究”(QN201703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晨阳:《缅甸的罗兴伽人与罗兴伽人分离运动》,载《亚太评论》,2005年第1期;李晨阳:《被遗忘的民族:罗兴伽人》,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7期。

② 何明、陈春艳:《后殖民时期民族问题的形成——以缅甸罗兴伽人问题为中心的讨论》,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

③ 林锡星:《缅甸的穆斯林与缅孟关系》,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郭秋海:《身份认同视域下的缅甸“罗兴伽人问题”探析》,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Moshe Yegar, *The Muslims of Burma: A study of A Minority Group*,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2.

⑥ James Joseph Sanchez, *Myanmar and the Rohingya Muslims*, Reference Corporation, 2013.

⑦ Melissa Crouch (ed.), *Islam and the State in Myanmar: Muslim-Buddhist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⑧ Kazi Fahmida Farzana, *Memories of Burmese Rohingya Refugees: Contested Identity and Belonging*,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7.

没有能够很好地在基本制度层面解决国家与少数群体的关系、合理构建国家认同、妥善处理殖民遗产、有效管理族群冲突以及平衡好地区(少数)群体与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这些因素都对罗兴伽难民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政治和国际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促使罗兴伽难民问题愈演愈烈。

## 一、罗兴伽人问题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角度看,罗兴伽难民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缅甸独立前夕,入侵的英日殖民者为了争夺对缅甸的控制权,挑起了“代理人”战争。1942年,日本政府扶持的缅族佛教徒与英国殖民当局支持的罗兴伽穆斯林群体爆发了冲突,至少2.2万罗兴伽人流亡印度,这是罗兴伽人的首次难民潮。<sup>①</sup>缅甸独立后,由于陷入内战,罗兴伽人问题暂时处于休眠状态。1962年,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发动军事政变。为了建构缅甸人“自己的”国家,执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urma Socialist Program Party)宣布英国殖民时期流入缅甸的华人、印度人和罗兴伽穆斯林群体为非法公民,并设法驱逐之。1974年,缅甸政府颁布了《紧急移民法案》(*Emergency Immigration Act*),正式剥夺罗兴伽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身份。1976年2月,若开邦人(包括穆斯林和佛教徒)发动政变,试图使若开邦脱离缅甸。为防范若开邦穆斯林群体和佛教徒联手实现分离,缅甸政府决定分化离间这两个族群的关系。<sup>②</sup>1977年,奈温政府以清除盘踞在若开邦的“罗兴伽圣战者”为由,发动了“龙王行动”,并要求公民登记入册,鼓动佛教徒检举告发包括罗兴伽人在内的“非法移民”,并对其进行逮捕和迫害。龙王行动不仅成功地煽动了佛教徒和罗兴伽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制造了两个群体之间的仇恨,<sup>③</sup>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

1982年,奈温政府颁布《公民身份法》(*Citizenship Act*),该法将缅甸公民分为三类即“完全公民”(full)、“客籍公民”(associate)和“归化公民”(naturalized)。<sup>④</sup>在这三类公民及所属的135个民族中,<sup>⑤</sup>均没有罗兴伽人,至此,罗兴伽人的公民权遭到剥夺。<sup>⑥</sup>苏茂政府上台后,罗兴伽人的处境更加艰难。1989年,缅甸政府给公民颁发三色“公民身份证”。<sup>⑦</sup>1995年,缅甸政府授予罗兴伽人白色临时注册卡(2015年,缅甸当局宣布该白色临时卡无效)。<sup>⑧</sup>1990年,苏茂政府公开否认罗兴伽人的选举权利,此后不久又在若开邦加强军事管制,推行强制劳工和强迫搬迁政策,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对罗兴伽人进行迫害。1991年,苏茂政府在若开邦地区拆除清真寺、建造佛寺,并对罗兴伽人聚居区的“罗兴伽团结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至少25万罗兴伽人流亡至孟加拉国避难。<sup>⑨</sup>

①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10 Years for the Rohingya Refugees in Banglades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2002.

② NPM-ACAPS Analysis Hub, “Review Rohingya Influx Since 1978”, December 2017.

③ 二战前,若开邦佛教徒和罗兴伽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See Intiaz Ahmed; *The Rohinyas: From Stateless to Refugee*, [http://www.netipr.org/policy/downloads/20100101\\_FromStatelessToRefugees\\_IntiazAhmed.pdf](http://www.netipr.org/policy/downloads/20100101_FromStatelessToRefugees_IntiazAhmed.pdf), Retrieved January 26, 2018.

④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Burma Citizenship Law”, 1982.

⑤ Mun Lingkoh, “Hated by the nation: making sense of the Rohingya crisis”, *Identity Hunters*, March 26, 2018.

⑥ Human Rights Watch, “Discrimination in Arakan”, 2000.

⑦ 粉色的身份证授予“真正的缅甸公民”;蓝色的身份证授予“客籍公民”;绿色的身份证授予“归化公民”。se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Burma (Myanmar): Informa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Rohingyas”, 28 March 2001, MMR01001.ZCH,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decc7a4.html>, Retrieved January 26, 2018.

⑧ R.Gerin, “Myanmar Authorities Step Up Collection of Temporary Identification Cards”, *Radio Free Asia*, April 6, 2015; H.Siddiqui, “Letter from America: Playing Politics with the White Cards?”, *Asian Tribune*, April 12, 2015.

⑨ 1992年4月,孟缅两国之间签署了《遣返协议》。1993—1997年间,超过23万的罗兴伽人被遣返回缅甸境内,约有2.2万罗兴伽难民仍然滞留在孟国难民营内。See Aung Lwin Oo, “Aliens in a Bind”, *Irrawaddy*, 2004, 12, (7); Bangladesh Executive Committee Summary, <http://www.unhcr.org/3d941f4c7.pdf>, Retrieved January 26, 2018; Human Rights Watch, “Burmese Refugees in Bangladesh: Still No Durable Solution”, 2000.

苏茂政府的上述政策和行动使罗兴伽人遭受严重迫害,同时也实现了巩固佛教徒多数者地位和消灭若开邦地区分离主义力量的双重目的,<sup>①</sup>这不仅催生了该地区的佛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sup>②</sup>而且使这种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很快扩散到缅甸其他地区,并最终蔓延到全国范围。宗教民族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难民危机的再度爆发。2012年,狂热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宣称“三名罗兴伽穆斯林强奸了一名佛教徒妇女”,煽动和实施对罗兴伽人的暴力行为,导致14万罗兴伽人再度沦为难民。<sup>③</sup>此后,罗兴伽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将罗兴伽穆斯林驱逐出境,从而建立一个佛教国家一直是缅甸佛教徒的心愿。

自2012年以来,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几度升级,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015年5月,处境艰难的缅甸罗兴伽人再次大规模逃亡,数以万计的罗兴伽人乘坐非法船只在孟加拉海湾与安德曼海上漂流,东南亚各国拒绝接纳。<sup>④</sup>这些被国际媒体称为“船民”的难民在印度洋及周边海域落难而引发了“海上船民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sup>⑤</sup>更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地缘政治效应。<sup>⑥</sup>2016年,缅甸政府在孟缅边境地区实施了军事行动,导致8.7万罗兴伽人沦落为难民。<sup>⑦</sup>2017年8月,缅甸军方借口“罗兴伽救世军”袭击了若开邦的30处军警据点,再次在若开邦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加上民间佛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参与,造成缅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近7000座房屋被毁,至少65.5万罗兴伽人沦为难民。<sup>⑧</sup>这场危机导致的罗兴伽难民除了经陆路通道涌入邻国孟加拉国之外,还有部分难民通过海陆、陆路方式非法进入了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北部、印度及中国等国家,给这些国家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冲击。

## 二、罗兴伽人问题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及外在因素

以上,笔者简要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缅甸政府在民族国家构建和罗兴伽问题上的种种政策选择及其对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影响。罗兴伽难民问题不是一个21世纪才出现的新问题,它的出现及趋于恶化的演变趋势基本上契合了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种种不足密切相关。以下简要述之。

### (一) 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基本制度设计存在失误

应该说,在处理国家与其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缅甸曾经有一个十分不错的开端。1947年2月,在即将宣布独立前夕,缅甸的四个前英属殖民地,即钦邦,克钦邦,掸邦和英属缅甸签署《彬龙协议》,决定成立缅甸联邦。根据这个协议,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政治中享有充分自治;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享有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sup>⑨</sup>时任领导人昂山将军试图建立一个包容性

① Imtiaz Ahmed, *The Rohingyas: From Stateless to Refugee*, [http://www.mcrg.ac.in/WC\\_2015/Reading/D\\_stateless\\_Refugee.pdf](http://www.mcrg.ac.in/WC_2015/Reading/D_stateless_Refugee.pdf), Retrieved January 27, 2018.

② 李隆:《罗兴亚难民危机:英殖民为缅甸留下的百年历史包袱》,载《澎湃新闻》,2018年9月28日。

③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a EU, “The Rohingya Crisis”, *ECHO Factsheet*, March 2018.虽然缅甸当局进行了遣返,但是该事件发生五年后,仍有12万多罗兴伽人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他们挤在难民营内,其医疗、教育和生计机会也被剥夺。

④ The week, “The Rohingya Boat Crisis: Why Refugees Are Fleeing Burma”, May 21, 2015.

⑤ 来自非洲伊斯兰国家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西非国家冈比亚愿意为罗兴伽人提供难民营并安置他们。甚至,与基地组织相关的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也出来呼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主要伊斯兰国家接纳罗兴伽难民,并称要将他们从“野蛮的的佛教徒”中拯救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作为反对党的昂山素季却对该难民危机保持沉默。参见“The Rohingya Boat Crisis: Why Refugees Are Fleeing Burma”, <http://www.theweek.co.uk/63745/the-rohingya-boat-crisis-why-refugees-are-fleeing-burma>, Retrieved Dec.22rd, 2017

⑥ 方天建:《全球化视野下的缅甸罗兴亚族问题》,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2期。

⑦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yanmar’s Rohingya Crisis Enters a Dangerous New Phase”, *Brussels*, 7 December 2017.

⑧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Needs and Population Monitoring (NPMR) Report”, 18 December 2017.

⑨ 英国人在不同时期分别把这四个殖民地分别作为“独立国家”占领,按照殖民地时期颁布的不同宪法,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

很强的民族国家,并承诺将国籍授予居住在该国领土范围内的每个人。<sup>①</sup>他指出,实现各种形式的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或族际冲突的重要之道。<sup>②</sup>昂山认为宗教是个人良知问题,而政治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个人享有基本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必须在政治和宗教之间划清界限;若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那么就触犯了宗教本身的精神。<sup>③</sup>

在1947年9月缅甸通过的《缅甸联邦宪法》中,《彬龙协议》有关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中享有充分自治的规定及精神基本上得到体现。该宪法第22条还规定“任何宗教、种族或语言上的少数民族群在进入国立教育机构方面不受歧视,同时这些教育机构也不得强制实行任何宗教教育”。随后,缅甸通过了《缅甸联邦入籍法》和《缅甸联邦选择国籍条例》,在这两个法律文件中,罗兴伽人被认定为缅甸的七大土著少数民族之一。与此同时,缅甸政府的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确认罗兴伽人的这一法律地位。然而继任者吴努却放弃了昂山将军提倡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取而代之以“成为缅甸人便意味着成为佛教徒”(Buddha-bata Myanmar-lumyo)的建国理念。吴努上台后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挤压民族邦的自治权。1947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吴羌公开声称“我们的国家,尽管理论上是联邦制国家,但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sup>④</sup>吴努本人则进一步表示“在我骨髓里,有一种信仰,即政治应该与宗教融合”<sup>⑤</sup>。

很显然,吴努政府试图利用缅甸社会一直以来都热忱于宗教这个特点,把宗教作为民族认同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把佛教作为民族同化的重要手段。1953年,为了促进民族同化,缅甸成立了宗教文化部。1961年,缅甸政府通过宪法第三次修正案,规定“联邦大多数公民信奉的宗教即佛教是国教”,<sup>⑥</sup>这引发了非佛教徒的严重不满,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武装叛乱。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佛教的确在缅甸民族国家构建或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缅甸日益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多民族、多宗教与多元文化趋势,强制同化已明显脱离缅甸国情。无论是吴努政府“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还是奈温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与民族政策,都试图通过“一族、一语言、一宗教”的理念,即“缅族、缅语、佛教(Myanmar-lumyo, Myanmar-sa, Bhudihism)”来实现其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吸取佛教文化中的政治价值来创造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民族国家。

1974年,在同化政策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缅甸政府通过了剥夺罗兴伽人公民身份的《紧急移民法案》。1982年,缅甸通过《公民法》,规定缅甸公民身份只能授予那些“真正的缅甸人”,罗兴伽人被排除在外。由于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加之政府严厉的隔离和限制政策,罗兴伽人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能去宗教活动和学习中心去寻求精神安慰,这反过来促使罗兴伽人进一步固化自己的文化。<sup>⑦</sup>

2010年实行选举制度以来,民间参与政治的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然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几十年来的不信任和恐惧情绪仍未消除。2011年,缅甸军政府下台后,伴随着民主化进程,国内佛教极端主义抬头,罗兴伽人进一步遭到排斥,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紧张关系。<sup>⑧</sup>“缅甸学者钦佐温认为,缅甸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上层建筑关注过多——如修宪和选举,而对民主制度的实

① Azeem Ibrahim, *The Rohingyas: Inside Myanmar's Hidden Genoc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David C. Williams and Sakhong, Lian H., *Designing Federalism in Burma*, UNLD Press, 2005, p.36.

③ Bogyoke Aung San's Speech entitled "Problems for Burma Freedom", delivered on January 20, 1949. Also cited in David C. Williams and Sakhong, Lian H., *Designing Federalism in Burma*, UNLD Press, 2005, p.23.

④ Sai Aung Tun, *History of the Shan State: From Its Origins to 1962*,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9, p.442.

⑤ Jerrold L. Schecter, *The New Face of Buddha: Buddh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Coward-McCann, 1967, p.106.

⑥ 李德沫、叶小文等:《当代世界民族宗教》,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277页。

⑦ Jerrold L. Schecter, *The New Face of Buddha: Buddh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p.106.

⑧ Martin Smith,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Zed Books, Second edition, 1999, p.196.

质,对少数群体的尊重和包容等关注不足。”<sup>①</sup> 2015年8月底,议会通过《缅甸佛教徒女性特别婚姻法》《信仰转换法》《人口控制法》《宗教/民族保护法》等法律,对佛教徒与穆斯林结婚做出了系统的限制。<sup>②</sup> 皮尔·范登堡(Pierre van den Berghe)认为,人类固有的生物性“偏袒亲属(nepotism)”行为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只有经过数代的婚配,不同族群和种族间的界限才会慢慢消融。<sup>③</sup> 然而,由于严苛的民族政策,缅甸政府借助法律手段禁止了两个族群的通婚,人为地固化了族群边界。

近年来,缅甸政府表面上进行了民主改革,但由于军方在若开邦的治理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改革成果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当前缅甸所谓的民主政府实际上并不“民主”,昂山素季为首的平民政府无力与军界抗衡,缅甸政府始终面临着民主与军事独裁的博弈。<sup>④</sup> 罗兴伽问题表面上反映的是缅甸当局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的失误,其背后隐藏的或深层次反映的则是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 (二) 未能妥善处理殖民遗产

殖民地的历史经历对包括罗兴伽难民危机在内的诸多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罗兴伽人与缅甸佛教徒之间的矛盾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人为地制造缅甸的族群边界和民族矛盾。<sup>⑤</sup> 英国殖民者支持罗兴伽穆斯林并压迫其他宗教背景的族群,造成了不同宗教、族群之间的仇恨。二战期间,英国殖民者为了抗衡与日本侵略者联盟的缅甸佛教徒而支持并利用罗兴伽穆斯林,也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摩西·耶加尔指出,英国和日本,利用缅甸当地人民的摩擦和敌意,实现了各自的军事目标。<sup>⑥</sup> 殖民遗产使得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缅族人对外来国家和民族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意,这一情绪在殖民者退场后,被转移到罗兴伽人身上。独立后,缅甸当局不仅没有努力消除这种基于恐惧和敌意的排外心理,反而利用它来对抗国内和国际上的威胁。<sup>⑦</sup>

## (三) 借助族群冲突控制国家

族群冲突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警惕和防范的重大问题。然而,由于缅甸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及权力结构,军方一直是族群冲突的受益者。1958年,缅甸的少数民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获得1947年宪法所承诺的“享有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特权”及自治权,遂拿起武器,对抗军方直接强加在民族地区的统治,而军方也正需要利用族群冲突进一步控制国家权力。在缅甸联邦共和国存续的近70年的历程中,大大小小的族群冲突不断,而每次平息族群冲突都会使军方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更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缅甸军政府多次利用包括罗兴伽问题在内的族群冲突来掌控整个国家。没有频次高发的族群冲突,就没有缅甸今天的权力格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缅甸其他邦(少数民族)逐步实现对外开放,但居住在若开邦的罗兴伽人依旧生活在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成为缅甸当局尤其是军方煽动族群仇恨继而随时准备接管国家权力用之不竭的“资源”。

## (四) 利用佛教民族主义构建身份认同

缅甸有俗语称“做一个缅甸人就是做一个佛教徒”,佛教徒占缅甸总人口的80.1%。<sup>⑧</sup> 大多数

① 姚颖:《佛教徒昂山素季反穆斯林—来自缅甸的宗教冲突》,载《观察家》,2016年4月12日。

② [缅]钦左温著,姚颖译:《佛教与民族主义—缅甸如何走出民族主义的泥潭》,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③ 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100页。

④ Mahmood Hasan, “Will the ‘Myanmar democracy’ Survive the Rohingya Crisis?”, *The Daily Star*, November 08, 2017.

⑤ 何明、陈春艳:《后殖民时期民族问题的形成——以缅甸罗兴伽人问题为中心讨论》,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

⑥ Moshe Yegar, *The Muslims of Burma: A Study of a Minority Group*,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2, p.108.

⑦ 如殖民结束后通过的《反移民法》,这一基于“反外国人的仇恨情绪”的立法,助长了缅族人对罗兴伽人的仇视,因为缅族人坚信罗兴伽人是“外来移民”。See Warzone Initiatives, “Rohingya Briefing Report”, October 2015.

⑧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2010–2050”, 2016.

缅甸人的民族认同与佛教密切相关。在殖民统治之前,佛教国王统治着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在殖民统治下,英国殖民当局大肆破坏佛教机构,结束了缅甸佛教徒以前享有的社会和经济优势,造成缅甸人对非佛教徒和外来者的敌意。独立后,缅甸军政府利用佛教来增强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以宗教为依托形成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sup>①</sup> 缅甸佛教徒一直试图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而欲成为社会的“中心”,那些不认同缅甸的其他族群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生存权利遭到挤压,其他基本权利也遭受剥夺。虽然佛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和平”的宗教,但在缅甸佛教却成为引发各种暴力的重要原因。<sup>②</sup>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缅甸与宗教有关的社会敌意值居高不下。<sup>③</sup>

当代世界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与当地出现的一些涉及政治、经济、族群冲突等问题有所勾连,形成一种明显的“相互构建”的关系。<sup>④</sup> 上世纪20年代,西方学界正式提出了“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朱尔根斯迈耶(Juergensmeyer)指出:“宗教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一样,可以为不同族群提供道德和精神的黏合剂。”<sup>⑤</sup> 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近代以来在反抗英国殖民侵略、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独立后,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社会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传统宗教与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具有必然性。”<sup>⑥</sup> 近年来,随着政治转型不断推进,缅甸国内佛教民族主义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极端主义思潮,成为缅甸佛教徒与罗兴伽穆斯林群体间冲突不断激化的重要推手。“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sup>⑦</sup>

缅甸佛教民族主义与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齐名”,佛教团体主导的“保护佛教与民族协会”和“969运动”几乎成了当今缅甸的“三K党”,仰光大街上随处可见他们的旗帜。在宗教领袖的宣传下,保护佛教与保护缅甸民族被等同起来。这并非新的叙事方式,佛教在缅甸抗英独立斗争中就曾扮演了凝聚社会的重要角色。<sup>⑧</sup> “当代缅甸佛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偶然的,它因应了20世纪中期全球化不断加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大潮流,是对西方以及外来文化和宗教力量的一个回应。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是民族主义情绪和激进的宗教情感相互混杂后在政治上的一种表达”。<sup>⑨</sup> 宗教民族主义呼吁捍卫民族和文化身份,认为宗教是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内容。当宗教受到威胁时,基于激情、恐惧、谣言和挑衅事件,激进运动会变得更加容易。受到宗教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缅甸佛教徒对罗兴伽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极度的仇恨和不信任,从而借用了简单的仇恨和暴力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历次大规模的难民潮。

#### (五) 未能妥善处理少数群体聚居区与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

有学者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民族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实体,宗教的边界可宽可窄,宗教本身并非冲突的根本原因,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究其根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或冲突的真

① Warzone Initiatives, “Rohingya Briefing Report”, October 2015.

② Mohamed Nawab Bin Mohamed Osman, “Understanding Islamophobia in Asia: The Cases of Myanmar and Malaysia”, *Islamophobia Studies Journal*, vol.4, no.1 (Fall 2017), pp.17-36.

③ Shashank Bengali, “In Myanmar, hatred for Rohingya Muslims runs so deep that a diplomat called them ‘ugly as ogres’-and got promoted”, Pew Research Center, also cited i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6, 2017.

④ 李向平:《属性与身份整合——宗教与民族认同资源的社会化路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62页。

⑤ Jue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45.

⑥ 孔建勋、张晓倩:《当前缅甸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载《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第82页。

⑦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第210页。

⑧ 姚颖:《佛教徒昂山素季反穆斯林——来自缅甸的宗教冲突》,载《观察者》,2016年4月12日。

⑨ 宋少军:《缅甸佛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实质——兼论对当代缅甸政治转型的影响》,载《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3页。

正原因是对资源的争夺。<sup>①</sup> 罗兴伽人居住在孟缅之间的若开邦地区,从历史上看,该地区的农民在孟缅边境地区自由流动。然而,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界线的确立使这种“自由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土地成为稀缺资源。20世纪90年代,缅甸军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剥夺了罗兴伽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并未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补偿。过去50年的时间里,缅甸军政府为了获取暴利,持续伙同国内外的大公司从罗兴伽人那里大肆掠夺土地资源。<sup>②</sup> 由于该地区蕴藏丰富的矿藏资源,国家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土地资源管理,以提高矿藏资源给政府带来的经济利益。2012年,缅甸政府在若开邦从罗兴伽人手中攫取了7000公顷的土地。随着经济利益的驱使,目前该数据已经攀升至1268077公顷。<sup>③</sup> 加之,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边防和警察,霸占了农民拥有的原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导致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流离失所。<sup>④</sup> 若开邦持续的贫困化与土地资源日益紧缺,<sup>⑤</sup>也是导致该地区冲突不断,从而引发罗兴伽穆斯林群体大规模流亡的原因之一。

#### (六) 国内因素叠加国际因素

罗兴伽难民问题也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形势密切相关。第一,全球性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为缅甸佛教民族主义起了明显的参考和示范性作用。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在关于全球体系和全球化的重要讨论中,将宗教、民族主义和暴力行动之间的联系视为全球化身份认同政治的一部分。他指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和强大的民族主义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暴力是在现代主义认同下降的情况下文化身份的一种爆发”。<sup>⑥</sup> 周边国家如斯里兰卡、印度等国近年来宗教民族主义的泛滥,为缅甸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提供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第二,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也对罗兴伽难民危机大规模频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2年起,由于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等中东北非国家战火不断和局势动荡,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崛起及相关恐怖活动的肆虐,大批难民涌向欧洲各国,导致2015年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sup>⑦</sup>直接催生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并波及了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区。这也催生了根植于殖民历史的伊斯兰恐惧症在亚洲地区的蔓延,<sup>⑧</sup>缅甸及周边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勃兴。与此相应,近年来,在东南亚佛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穆斯林的暴力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sup>⑨</sup>

第三,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比较成功的欧美国家,因其受到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的严重影响,出现了排斥性的民粹种族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人权观念淡薄、民主传统薄弱以及相关制度和理念欠缺的缅甸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免疫力的。欧美国家极右翼种族主义势力的崛起,解除了缅甸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政治正确”包袱,使他们在处置差异性族群或宗教群

① [德]李俊石(Gunther Schelee)著,吴秀杰译:《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轮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

② The Guardian,“Is Rohingya Persecution Caus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Rather Than Religion?”, June 4, 2017; The Washington Post,“5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Rohingya Crisis and How It Could Roil Southeast Asia”, September 14, 2017.

③ The Guardian,“Is Rohingya persecution caus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rather than religion?”, June 4, 2017;

④ David Dapice, *Rakhine State Policies: Considerations for the New State Government*, [https://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20161025\\_rakhine\\_state\\_policies\\_for\\_the\\_new\\_state\\_government\\_eng.pdf](https://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20161025_rakhine_state_policies_for_the_new_state_government_eng.pdf). Retrieved January 26 2018

⑤ 据联合国的一个报告,居于摩多(Mawdaw)镇的罗兴伽人遭受的营养不良情况最为严峻居世界第一。

⑥ Jue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249.

⑦ 李宁:《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伊斯兰恐惧症”升级现象分析》,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⑧ Mohamed Nawab Bin Mohamed Osman, “Understanding Islamophobia in Asia: The Cases of Myanmar and Malaysia”, *Islamophobia Studies Journal*, vol.4, no.1 (Fall 2017), pp.17-36.

⑨ 泰国的一群佛教僧侣借口佛教深受伊斯兰教的威胁,引发了对穆斯林群体的暴力行动。See Panu Wongcha-um, “Prominent Buddhist Monk Fans Anti-Muslim Sentiment in Thailand”, *Channel News Asia*, February 8, 2016.

体问题上有恃无恐。

全球化条件下的信息传播,也促使罗兴伽难民问题不断升级与恶化,一方面,快捷的信息传送,使得缅甸的佛教极端民族主义迅速“武装”民众,另一方面,处境艰难的罗兴伽人也通过制造暴力袭击事件(如袭击军警)并借助于互联网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在客观上也恶化了罗兴伽难民问题。

### 三、结 语

显然,缅甸的民族国家构建基础异常薄弱。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后来日本的侵略行径,都给这个国家的民众心理带来重要的影响,罗兴伽难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种殖民祸患的延伸。英国殖民者的挑拨、分化和利用,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和离间,都在缅族人的记忆深处留下了罗兴伽人是“他者”和“敌人”的历史印记。独立后,随着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启动,佛教民族主义逐渐登上了历史前台。1961年修宪将佛教定为“国教”后,在宗教上具有鲜明“他者”色彩的罗兴伽穆斯林很快成为针对目标。1962年奈温军事政变后,罗兴伽人在族群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又成为军政府的理想工具。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开启后,正逢全球范围内的宗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勃兴,罗兴伽人又成为种族民粹主义的“天然”理想目标。

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形成和恶化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密切相关,殖民地综合症的不时发作、经年不休的族群冲突、佛教民族主义的狂热、宗教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人权观念淡薄、民主传统薄弱等等,都为这种不足做了注脚。因此,罗兴伽难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进程是否顺利推进,取决于缅甸能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兴伽难民问题只是缅甸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或局部外现。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ohingya issue in Myanmar has not only caused tremendous problem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but also threatened China's sub-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its promo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CIM Economic Corrido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Rohingya issue in Myanma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Rohingya issue match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yanmar's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e crucial failures of the Myanmar government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inority groups in its institutional design, identity building, adverse colonial legacy, conflict management among various ethnicit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 addition, the rise of the Rohingya politic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nationalism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of the Rohingya problem.

(和红梅,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1;助理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昆明,650034)

[责任编辑:于红]